

丝绸之路青海道丛书

李健胜 主编



丝绸之路

刻写

青海道

李健胜 董波 著



青海道由湟中道、河南道和羌中道三大干线以及若干支线组成，是一条著名的国际贸易通道。其中，西蜀丝道经河南道、羌中道连接西域丝道的路线，具有相对独立的交通价值。

价值。

中原丝绸、

茶叶等经青海道输往中

亚、南亚等地，

西亚及青海的

『师子』、羊毛等，经青

海道运进中原，

沿线西宁、

都兰等城镇是支撑东西

贸易的中继站。

循着古人的智慧，

挖掘青海道沿线的人

文、交通、

经贸等价值，是本书的

重要写作目的。



青海人民出版社

丝绸之路青海道丛书

李健胜 主编

李健胜 董波 著

丝绸之路
青海道

刻写
青海道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刻写青海道 / 李健胜, 董波著. --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6.12

(丝绸之路青海道丛书 / 李健胜主编)

ISBN 978-7-225-05267-0

I . ①刻… II . ①李… ②董… III . ①丝绸之路—研究—青海 IV . ① K9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26735 号

丝绸之路青海道丛书

李健胜 主编

刻写青海道

李健胜 董波 著

出 版 人 樊原成

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0971) 6143426 (总编室)

发行热线 (0971) 6143516 / 6137731

印 刷 陕西龙山海天艺术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mm × 1010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60 千

插 页 1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5-0526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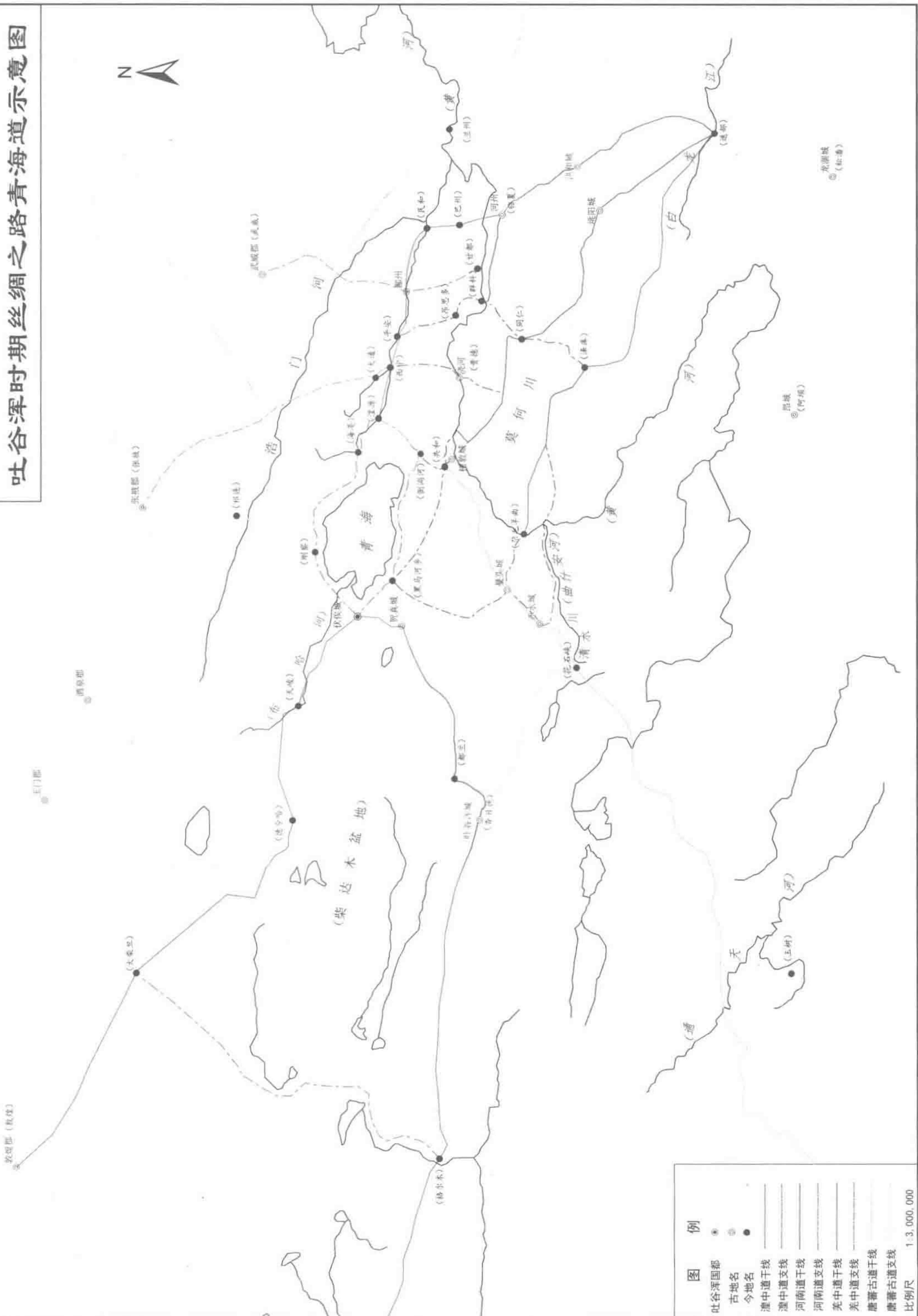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李健胜，1975年生，青海贵南人，历史学博士，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子思研究》《〈论语〉与现代中国》《儒学在青藏地区的传播与影响》等。

董波，1979年生，山东海阳人，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2014级秦汉史博士研究生。

吐谷浑时期丝绸之路青海道示意图



总序

Preface

德国探险家李希霍芬首次使用“丝绸之路”这一名词以来，丝绸之路的开辟、发展、变迁等问题成为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同年10月，习主席访问东南亚，提出与东盟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5年2月，“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会议在北京召开。在此国家战略背景下，掀起了新一轮研究丝绸之路的热潮。

一般而言，丝绸之路是指中国与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南欧等地相互交往的陆路及海上通道。就陆路丝绸之路而言，通常认为它是张骞通使西域后才开通的，其实，早在远古时期中西间即已开始利用丝绸之路草原道、河西道、青海道等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历史上，丝绸之路青海道又称“羌中道”“青海路”“吐谷浑路”等，作为陆上丝路的组成部分，一直被认为是两晋时期因河西走廊路线受阻而形成的。实际上，早在距今四五千年前，西羌族群已将丝路青海道国际化；两汉以来，青海北部丝道一直发挥着战备通道的功能，而以“河南道”为主体的南部丝道，则是连通我国西南地区与中亚、

西亚的重要贸易通道，具有相对独立的交通功能。

根据道路命名的一般通则，结合相关研究成果，我们把青海道的三大干线分别命名为“羌中道”“湟中道”和“河南道”。其中，

“羌中道”特指柴达木盆地的丝道，“湟中道”是湟水流域自东向西延伸的丝道，“河南道”则指青海境内黄河以南的丝道。三大干线皆有数条重要的支线，比如，“湟中道”支线乐武路、宁张路是连通青海道与河西道的著名丝道，三大干线之间有很多丝道相连，例如，青海湖周围的丝道连通了三大干线，使之在这一区域得以交汇。

历史文献及考古发现证实，青海道曾是一条著名的国际贸易通道，中原丝绸、茶叶等经此丝道输往中亚、南亚等地，中亚、西亚及青海地区的香料、玉石、“师子”、羊毛、马匹等，经青海道各干线运进中原，沿线的西宁、都兰、茶卡、结古等城镇曾经是支撑东西贸易的中继站。青海道曾发挥过重要的政治功能，魏晋南北朝时期，中亚诸国使团经河南道至益州（今四川盆地），借长江水道至建康（今南京），向南朝诸政权纳贡，草原王国吐谷浑亦借此丝道与南朝交好；唐时，文成公主经唐蕃古道入藏，沿线所经包括“湟中道”及“河南道”西线的部分丝道，这条丝道也是唐蕃使团往来的必经之路。青海道也是一条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两汉以来，中原儒家文化传播至“湟中道”及“河南道”东线一带，使儒学成为青海与中原地区融通的人文基础；魏晋隋唐时期，中原僧侣借青海道西去取经，西域高僧亦借此道至东土传播佛法，中原佛学蔚为大观，青海道功不可没。此外，青海道还曾发挥过一定的军事功能。

青海道的历史可谓悠久绵长，马家窑文化彩陶，齐家文化玉器，卡约文化青铜器物，都是青海史前文化高度发达的象征。青海道沿线是我国重要的多民族聚居区，羌族、鲜卑、吐蕃、回回等民族，曾

在这里书写下辉煌灿烂的民族历史，汉族移民对青海道沿线的开发、利用，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社会文化的进步、发展，如今，西宁、格尔木等城市的各个角落都散发着浓郁的移民文化气息，处处表征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青海道沿线也是典型的多元文化交汇区，儒学、道教、佛教、伊斯兰教融汇于此，不同文化体系的辨识度颇高，彼此间又能建构起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至今，这一区域仍是多民族文化资源富集区。回眸青海道的数千年发展史，驿路上传唱的“瞎话”、贤孝，飞针走线间传递的神圣与庄严，东来西往的过客们撒播下的文明种子，都值得当下的人们认真聆听、仰视、反省，因为那里有东西文化交流的生动场景，那里也蕴藏着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洗练而成的人类智慧。总之，青海道沿线的民族宗教与社会历史、民俗风物与商贸活动等，都是深深刻在这条丝道上的人类印记，它不仅代表了过去的辉煌与荣光，也是探索未来之路的重要资源。

这套丛书分《刻写青海道》《凝眸青海道》《风物青海道》《复兴青海道》四种，分别由青海省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院青年学人李健胜、刘大伟、李言统、张效科担纲完成，我们试图从历史学、文学、民俗学、经济学等角度研探、回眸、体味青海道，并试图从中汲取复兴青海道的人文与社会资源，既能对学术研究有所贡献，又能挖掘、弘扬沿线民俗文化，也能以文学的感性触动读者心灵。相信该丛书的出版，能够推进和深化有关青海道的学术研究，也能帮助读者朋友更好地感受青海道沿线的历史文化与民族民俗风情。

编者

2016年6月2日

青海道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盛衰兴替是丝路交通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近世以来，关注、研究青海道者可谓代不乏人。笔者拟在绪论中考察青海道的命名，综述研究成果，藉此夯实研究基础、拓展研究思路。

一、关于命名

道路名称是人类历史文化的“化石”，也是一种特殊资源，道路命名须遵循历史性、特殊性等原则。目前，学界有关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命名与构成描述，要么与历史事实不符，要么缺乏典型性，需重新梳理，以形成恰当的命名与路线描述。一般而言，学者们多以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名称来指代青海道，有学者称其为“吐谷浑道”^①；有学者称其为“青海路”^②；有学者以“羌中道”涵括青海道的大部

^①黄文弼：《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中西交通上之地位》，《史学集刊》，1947年第5期。

^②周伟洲：《古青海路考》，《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

分路线^①；有学者称青海北部的丝路为“青海道”，南部的为“河南道”^②；有学者以“河南道”称青海道或涵括其绝大部分路线^③；有学者称隋唐时期青海道的“青唐路”^④；有学者以“北段”“西段”“南段”来表述青海道的构成^⑤。此外，还以“河湟道”“羌中道”“乐都—武威道”（又称乐武路、洪池岭道、乌鞘岭道）、“西平—张掖道”（又称宁张路、大斗拔谷道）、“鲜水—酒泉道”“柴达木—敦煌道”“合河道”（又称伊吾道^⑥）等命名青海道的干线及支线。^⑦诸如此类的命名，虽有其合理性，但整体上体现不出道路命名的基本原则。

笔者认为青海道的命名，首先应当利用历史文化信息确定干线名称，在此基础上以合理的命名方式确定各支线称谓，支线的称谓虽可用所在区域的山川河流命名，但必须能涵盖总体路线，否则当以其方位、走向简称之。

总体而言，青海道包括三条干线，分别为羌中道、湟中道和河南道。

“羌中”是一个古地名。《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载，秦统一六国后其疆域“西至临洮、羌中”，《括地志》云：“临洮郡即今洮

①初师宾：《丝路羌中道开辟小议》，《西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

②徐苹芳：《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文明》，2007年第1期。

③唐长孺：《北凉承平七年（449）写经题记与西域通往江南的道路》，《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117页。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④李明伟：《古丝绸之路与西北民族的凝聚》，《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

⑤吴焯：《古代青海交通西域的路线及其历史沿革》，《西域研究》，1992年第2期；苏海洋、雍际春：《丝绸之路青海段交通线综考》，《丝绸之路》，2009年第6期。

⑥《隋书》卷63《刘权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504页。

⑦毕艳君、崔永红：《古道驿传》，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1、22、23、24、52页。

州，亦古西羌之地，在京西千五百五十一里羌中。从临洮西南芳州扶松府以西，并古诸羌地也。”周伟洲先生据此认为“羌中”指甘肃临洮以西。^①汉代史籍中，“羌中”泛指今青海省的地域范围，但之后甚少有以“羌中”指代青海的现象。随着时代发展，“羌中”的语义也随之发生变迁，地理范围逐步确定为“西海以西、昆仑山以东、以柴达木盆地为中心的地区”^②。

有学者认为，“所谓羌中道，即从今甘、青交界之湟水西溯，穿行于古羌人聚居地，或北出今祁连山、抵张掖与河西大道交接；或复西进，出柴达木西缘，至新疆若羌、且末直接通连西域南道。此道乃河西丝路的重要辅线。”^③有学者把“羌中道”命名为“柴达木分道”，并纳入“河南道”，^④也有学者认为“羌中道”应指穿越羌人聚居之青海湖以西的道路，亦即由此向北沿柴达木盆地北缘、入尕斯山口至鄯善（今新疆若羌县），与西域南道相接的道路，而经由青海湖以东，汉已置郡县的“湟中”地区的道路，则不应称为“羌中道”。^⑤张得祖先生总结道，“所谓‘羌中道’，就是指沿青海湖南北两岸西行，横贯柴达木盆地进入南疆的道路。”^⑥综合上述研究成果，可以用“羌中道”命名青海湖西岸向西北经柴达木盆地北缘至当金山口的丝路，以及从青海湖西经都兰、香日德再经格尔木至阿尔金山口的丝路。“羌中道”由南、北两条干线组成，二者皆是绿洲型丝路，由沿线大小

①周伟洲：《古青海路考》，《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

②吴初骧：《也谈“羌中道”》，《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2期。

③初师宾：《丝路羌中道开辟小议》，《西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

④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⑤吴初骧：《也谈“羌中道”》，《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2期。

⑥张得祖：《古玉石之路与丝绸之路青海道》，《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不等的绿洲串联而成，二者之间也有分道相连，其中最为重要的支线是今格尔木经当金山口至敦煌的支线。

《南齐书》卷59《芮芮虏传》载“芮芮常由河南道而抵益州”，“芮芮”即柔然，说明魏晋时期“河南道”是南北沟通的交通要道，“河南道”一词也为人所熟知。《梁书》卷54《诸夷传》“河南条”记载，“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鲜卑慕容氏……其地则张掖之南，陇西之西，在河之南，故以为号。”^①当时，吐谷浑国所在地称“河南”，吐谷浑王又一度封为“河南王”，“河南道”的命名当由此而来，学者们也往往以此来命名“河南道”。^②因其沿线主体民族曾是氐羌系族群，因此称作“羌氐道”；它又是沟通雍、梁二州的古道，故称“雍梁道”。^③

笔者认为，如果以吐谷浑国命名“河南道”，有三个问题解释不通：一是“河南王”并非吐谷浑国专用封号，西秦国主乞伏乾归和乞伏炽磐也曾被封为“河南王”，吐谷浑本身也并非一直称作“河南国”；二是无法涵括吐谷浑国之后的丝绸之路“河南道”；三是无法与历史地理信息相对应。因此，以“河南国”来理解河南道明显窄化了“河南道”的意义，也与历史事实不符。“河南道”的命名原理应当以其干线及支线历经的区域为基准，即青海境内黄河南岸的地理范围来命名该道。

①《梁书》卷54《诸夷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10页。

②陈良伟先生就认为：“丝绸之路河南道是丝绸之路的一支。该道的起点是益州（成都），终点是西域和漠北，因其沿线主要经过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吐谷浑河南国，故而又被称作丝绸之路河南道。”参见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苏海洋先生认为：“丝绸之路青海道因穿越两汉时期羌人聚居的河湟地区，因此称为羌中道。4~6世纪南北朝时期，青海被吐谷浑建立的河南国控制，因此又称为河南道。”参见苏海洋：《丝绸之路青海段交通线综考》，《丝绸之路》，2009年第6期。

③张得祖：《古玉石之路与丝绸之路青海道》，《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河南道”既是一条区域内通道，也是一条跨区域国际丝道，因此，它的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河南道”是指“由高昌走焉耆，去鄯善，越阿尔金山口，穿吐谷浑的白兰地区，至察汗乌苏河的都兰城（河南国都），经柴达木盆地，抵吐谷浑东境龙固^①（松潘），入益州（成都），再由益州达建康（南京）”^②的丝道。狭义上的“河南道”“仅指南下入蜀路段”^③。有关“河南道”的支线构成笔者拟在第三章中专节讨论。

《汉书》卷69《赵充国传》载“金城、湟中谷斛八钱”，可知“湟中”是与“金城”并列的区域名称，《后汉书》卷87《西羌传》载，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先零羌联合匈奴进攻西汉边塞，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率兵反击，西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说明“湟中”是“西海以东的地区”，具体而言，“‘湟中’的地域范围，应大致包括今湟水流域，西至西海、北至鲜谷（今祁连山南麓之八宝河谷）、南至河关（今青海贵德县境）、东至金城（今甘肃兰州市境）。”^④所谓“湟中道”是指“从关中过陇西，渡黄河进入湟水流域，经鄯州（今青海乐都）抵达西平（今青海西宁），并向西、向南、向北辐射，西接羌中道，南连河南道，北面通过乐都武威道、西平张掖道至凉州、张掖。人们把湟水流域这条四通八达的主干通道称之为湟中道”^⑤。以“湟中”命名“湟中道”既有历史依据，也符合命名的特殊性原则，比“河

①“龙固”当为龙涸，笔者按。

②胡月明：《河南道》，《丝绸之路》，1999年第6期。

③秦红卫：《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河南道》，《青海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

④吴初骧：《也谈“羌中道”》，《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2期。

⑤张得祖：《古玉石之路与丝绸之路青海道》，《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谷道”“河湟道”等命名更加符合通道命名的原理。

总之，青海道是由“羌中道”“河南道”和“湟中道”三条干线共同构成的，每条干线内又可分为若干干线及支线，它们共同构成了青海道的交通网络体系。

二、学术综述

近世以来，裴文中、严耕望、唐长孺、夏鼐等学者对丝路青海道作过研究；近年，丝绸之路成为研究热点，有关青海道的成果日渐丰富。学界有关青海道的研究始于民国时期，1949年后，研究成果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学界对青海道的起源、演进及功能皆作过研探。笔者拟从青海道的起源与历史地位、历史演进过程、交通网络与功能三个方面梳理学界主要成果。

青海道的起源与历史地位方面。青海道起源、形成于何时，学界没有统一的意见。1948年，裴文中先生在《边政公论》著文指出，“东西方的交通决不是由张骞开始，汉以前即有。史前的文化，东西两方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例如彩陶，必定是由东西文化两相交互而得的结果。”^①唐长孺先生曾在《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一文中也谈到，“汉代以来，由河西走廊出玉门、阳关以入西域，是内地和西北边区间乃至中外间的交通要道。但这并非唯一的通路，根据史籍记载，我们看到从益州到西域有一条几乎与河西走廊并行的道路。这条道路的通行历史悠久，张骞在大夏见来自身毒的邛竹杖与蜀布是人所共知的事，以后虽然不那么显赫，但南北朝时对南朝来说却是通向西域的主要道路，它联结了南朝与西域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曾经起颇大的作用。”^②有学者结合西羌历史探究青海

^①裴文中：《史前时期之东西交通》，《边政公论》，1948年第7卷第4期。

^②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8页。

道的起源,^①也有学者更加具体地认为卡约文化、辛店文化时期,北方草原之路的支线已跨越祁连山隘口,深入青海境内。^②

关于青海道的历史地位,学界也有不同见解,上述认为青海道起源甚早的学者一般都认为青海道具有相对独立的交通意义,更多的学者主张青海道是两晋时期因河西道受阻而形成的,^③青海道是作为河西道的辅路而存在的。有学者站在中原文化中心观的立场上理解青海道的起源与历史地位,认为青海道干线羌中道的开拓与征羌人的战争有关。^④有学者从区域经济基础、民族分布等角度比较了河西道和青海道,认为区域经济基础的落后是青海道不发达的根本原因。^⑤也有学者认为河西地区归统一王朝管辖及海上丝路兴起是青海道衰落的原因。^⑥

青海道的主要干线长期为少数民族经营、维护,因此,中原史籍对之记载不详,这可能是人们对这条丝道的起源与地位产生争议的根由。1956年,西宁城隍庙街出土76枚波斯萨珊朝银币,夏鼐先生据此认为西宁位于中西交通的孔道上,“它的地位的重要在当时决不下于河西走廊。”^⑦夏鼐先生的看法对评价青海道的历史地位产生了重要影响。

①吴焯:《古代青海交通西域的路线及其历史沿革》,《西域研究》,1992年第2期。

②苏海洋:《从国际视野看丝路青海道的演变》,《青海民族研究》,2012年第3期。

③徐苹芳:《序》,见陈良伟著《丝绸之路河南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④初师宾:《丝路羌中道开辟小议》,《西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

⑤阎永宏:《浅析经青海通西域路线不发达的原因》,《青海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⑥黄兆宏:《甘青古道述略——以青海与甘肃河西走廊交通为例》,《丝绸之路》,2014年第14期。

⑦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

Kexie Qinghaidao

刻写青海道

青海道历史演进方面。丝路青海道当起源于先秦时期。当时，青海道是玉石、彩陶、小麦、青铜等传播、流布的交通要道之一，因此，学术界以“玉石之路”^①“彩陶之路”^②等命名此通道。陈良伟先生认为青海道是在许多相当古老的区域通道基础上，经过无数次磨合、摸索最后形成的。^③苏海洋先生认为青海道孕育于齐家文化时期，在春秋战国时期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国际通道。^④

有关汉代青海道的研究并不多见，学者们多认为张骞出使西域是青海道开通之始，故称之为“凿空”。也有学者注意到两汉经略河湟时使用的一些古道，如今乐都—武威间的丝道、“安夷—和罗谷道”等，^⑤并对这些古道的形成、发展、构成等作了研究。也有学者根据霍去病、公孙敖、赵充国出兵路线分析了“羌中道”的形成^⑥。学界的成果主要集中于吐谷浑时期青海道的研究上。黄文弼先生很早就认识到“吐谷浑道”沟通西域的重要作用。^⑦日本学者松田寿男《吐谷浑遣使考》一文研究了吐谷浑利用青海道出使北魏、

①臧振：《“玉石之路”初探》，《人文杂志》，1958年第1期。

②刘学堂：《史前彩陶之路：“中国文化西来说”之终结》，《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1月21日第A05版。

③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④苏海洋：《再谈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形成》，《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⑤毕艳君、崔永红：《古道驿传》，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26页。

⑥刘光华：《汉武帝对河西的开发及其意义》，《敦煌学刊辑》，1980年；吴初骧：《两关以东的“丝绸之路”——兼与鲜肖威同志商榷》，《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初师宾：《丝路羌中道开辟小议》，《西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

⑦黄文弼：《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中西交通上之地位》，《史学集刊》，1947年第5期。

南朝的情况。^①周伟洲先生的《古青海路考》一文主要研究了南北朝时期青海道的路线、作用等。^②张得祖先生的《古玉石之路与丝绸之路青海道》一文也十分精炼地论述了吐谷浑对青海道的经营与维护。^③这方面最为系统的研究成果当属陈良伟先生的《丝绸之路河南道》。^④如前所述,该书所谓“河南道”可称为“吐谷浑道”,也是广义上的“河南道”。该书从河南道的命名、交通网络、历史演进与功能等多个方面研究河南道,成为该领域最有影响的专著。此外,周伟洲先生的《吐谷浑史》^⑤对了解、认清吐谷浑对这一时期青海道的经营、维护多有助益。胡小鹏^⑥、霍巍^⑦、秦红卫^⑧、丁柏峰^⑨等先生的研究也涉及吐谷浑时期青海道的交通网络、历史功能等问题。

隋唐两宋是青海道进一步发展的历史时期。冯汉鏞先生认为,唐代的河南道即是“西山道”,这条丝道连通了蜀地与西域。^⑩郭

①(日)松田寿男:《吐谷浑遣使考》(上、下),原载日本《史学杂志》48编11号,见《西北史地》,1981年第2、3期。

②周伟洲:《古青海路考》,《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

③张得祖:《古玉石之路与丝绸之路青海道》,《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④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⑤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⑥胡小鹏:《吐谷浑与南北朝关系述论》,《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⑦霍巍、罗进勇:《岷江上游新出南朝石刻造像及相关问题》,《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⑧秦红卫:《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河南道》,《青海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

⑨丁柏峰:《“吐谷浑路”的形成及其历史影响述略》,《中国土族》,2011年第4期;丁柏峰:《丝绸之路青海道与河湟民族走廊的形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⑩冯汉鏞:《关于“经西宁通西域路线”的一些补充》,《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